

寓

圃

雜

記

寓圃雜記序

蓋史之初爲專官事不以朝野申勸懲則書以後官乃自局事必屬朝署出章牒則書格格著令式勸懲以衰又以後野者不勝欲救之乃自附於裨虞史以野名出焉又以後復漸弛

國初殆絕中葉又漸作美哉彬彬乎可以觀矣故康孝王先生元禹隱抱顯略野懷

朝憂大行細節接笛聰明削蕪置疑拔十得五積爲鉅編者六更施約束董就十卷遺在宮簾人鮮知之及旣謝寰宇孝子涑乃追懼荒落亟登雕木焉予建志後塵馳思先

駕爰列史道發章忠勤於乎馮頰舌以揣心識因禪虞而
見南董來人多聞無忘往博

弘治十三年十一月日南至長洲祝允明序

此序係祝枝山先生親書墨蹟寶之

寓圃雜記卷第一

建都

宣廟平漢存趙

英宗復辟

早朝奏事

憲宗不殺

官奴之革

太宗知人

虜中大雪

長

洲

王

錡

元

禹

封建

朝皇后

英宗聖儉

景皇帝上賓

憲宗大公

天王寺神像

袁寺丞相二帝

自五代以來北虜侵我疆土索我金帛以宋太祖太宗之繼
興終不能制下至靖康之變尤不忍言蓋由所都非形
勢之地也胡元據有中國垂九十載吾復天理之可言天
生我太祖掃除之推戴之初即欲定形勢以臨中夏禦夷
狄故嘗幸汴幸洛將幸關陝而還斯時中原地久為
胡馬所殘繼以寇盜民不聊生六駢所過率皆空城於
是定鼎江南以資兵食而都北之志未嘗一日忘也且以
燕城為元舊都形勢可以制虜因以封我太宗馬及
上登極即廣舊邸為皇城頻年駐蹕當時羣臣不
知睿意所向屢請南還因出令曰敢有復請者論以

妖言於是河南布政使周文襄等皆遭重罰自此基命始定遂成萬世之業雖敵國之固莫能及矣永樂壬辰之後天塲頻征沙漠搜勦遺孽屢抵巢穴而歸是則都燕之志 太祖實啓之 太宗克成之

漢高祖既為天子太封同姓枝大於幹馴致七國之變然中興之業卒賴後宗唐之興也子弟皆有封爵建宅以居京師惟食其祿而已國家緩急無一所繫馬降而至宗宗室之封必自選授小官漸進侯王除拜之煩蓋無虛日其邸第散處兩京故有南西內外班之分歷年既久僅同民庶後遭金虜之患無一人操尺寸兵以起者此皆由封建

不得比制也我太祖受命之初首立藩輔諸子自膝衣已上皆冊立為真王比國皆要衝之地制度儀從不侈不儉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馬上無所專下無所擾聖子神孫將遍天下真萬世之良規也

宣德初漢庶人高煦反報至言所甲兵甚精銳上召楊文敏公等議榮建親征之策上難之榮曰陛下骨肉之患非親行不可上從之夜拜陽武侯薛祿為大將軍之行大駕遂繼發六軍追至在途雨下如注七日抵城下高煦方殺人焚廩闖駕至倉卒不能出城差稍緩則斥勢猖獗難制矣兵不血刃罪人已得稱法屠城榮為赦免止坐所

同謀者方奏凱有告趙王謀反者言此與高煦相連

上復召諸大臣議皆謂乘破竹之勢以取之獨楊文貞公士

奇進曰陛下臨御未久既平漢又去趙不一年而剪

之二手是豈列聖在天之意乎况趙反形未露

上曰

柰何士奇曰常遣廷臣素與趙厚者一人往喻之使臣以

去自陳願進三護衛軍則去斥羽翼雖欲反不可得矣

上可遂遣駙馬都尉井行所尚主乃趙王同母母也

井既至與以禍福譬曉之趙果從臣計以護衛軍歸自

此潛消而不執之心而諸藩相繼輟衛護矣朝廷免用兵

賞趙亦能保其國後上開文淵閣持後宴召三四老臣

先以觴、士奇曰以賞卿存趙之功終宴甚歡皆厚賜而歸
此寔宣廟之用言二臣之善謀也

宣宗胡皇后無子宮中_死氏有子英宗孫貴妃攘為己子

遂得冊為皇后而廢胡為仙姑時仁宗張后為皇太后愛胡
之賢且憫其無辜不使別居令入自所處法寧宮進膳
如常儀每朝會宴必命胡坐孫之上婦姑之間恩禮
甚篤孫常怏

英宗立首太后為太皇太后孫薨

后胡每事謙讓不敢居孫之右正統六年太皇太后崩凡
六宮有位號者皆得祭奠胡不敢與太后之列惟與諸
嬪妃同事太后知而有見_不繼之立胡因痛哭而殂太后

命閣下游五議法喪之儀時初士奇卧病於家詔五往
問士奇曰常以后禮殮葬景陵問女曰此非內中所欲士
奇遂而壁不答怪曰後世罵名汝五因議以嬪御禮葬
天順六年孫太后崩英宗尚不知已非孫所出性皇
后錢氏知所祥亦不立八年英宗大漸后泣訴曰皇上非
太后所生實宮人之子死于非命久無稱號胡皇后墮
而棄羅襖為仙姑乎死也人畏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后位未
復惟皇上念之英宗無怪卒如所立遺命大行嘗崇
之典錢后素性孝謹絕無妬忌英宗此狩每夜裹額
拜天倦則卧地因損一支哭泣太多復損一目傾宮中之

所有佐迎駕之費 英宗在南城不自得后每曲為慰解

復和之 後靈景皇后於聖體焉

景皇帝之七年正月病久不能躬加議稍藉 王家事直

與諸大臣議 舊太子某 憲宗 舊名 監國 太上還內

議畢 具本時正月十四日以燧假有妨候十六日早進所稿

留于禮部尚書姚燹家 諸否中有一人泄所議 貪功

喜事 呂曾石 諸人知之 遂亟遣謀先於十五夜部聚整

室 至四鼓斬閣而入 亦有內應者 遂率南塔之針而前 諸

王之議竟寢焉 英宗既復 昭 雖賞諸人之功 而恆不

悅 以所有輕躬 遂之心 後皆不得 所終第化 初姚為家宰

嘗以成稿出示郎中陸鼎且曰行逢本喜事但庸人擾之惡亦
無迎藩之謀特以以証于謙輩之死耳 鼎向為余言如此
蔣黃門性中言侍 英宗時十年御前常有二銀鈞爐奉
引爐被香烟所觸色如黑漆終不一見易也

自 太祖太宗列聖臨躬每至日具食不違節惟於達回
聽以來天下之言 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閣老楊榮等
憲聖體為倦因創權制每一早躬止許言多件前
一日先以劄封指閣下璫以多至璫今陳 上遇奏止依
所臨傳旨而已 英宗既壯三五繼卒無人敢言後祖
宗之舊典迄今遂為定制

景皇帝七年正月 日方郊忽嘔血不能奉禮而還出居於
殿惟太醫董連與宦者二十餘人侍日則進藥夜則靈
榻前十三日少保于謙請見懇帝視之十四日帝令速
脫胸衣曰聖體安矣帝曰何當受邪十五日早起服湯藥
具衣冠將出聞夜漏未盡因和衣假卧以待旦不覺酣寢
左右莫敢驚及日以高遷命故於曰姑俟明日而後嘗
石諸人詣南垣請太上復辟聲徹帝所帝命宦者升
高四望遙見火光自延安宮來帝曰大元假皇帝吾無
憂矣此燈出于人謀太帝天祐之終也董連親見以

如此

憲宗好生每奏獄大辟多所寬宥或不得已而行刑臣曰
必解八紘之奉默坐焚香表矜之意惻然見于玉色仁
之至矣

大長公主之子周煥於 憲宗為甥中丙午鄉闈丁
未會試太后賜膳于場中以不合格下第 憲宗聞之
但曰孩兒尚幼畧無怒色比天地之公也

孟途中聞妃薨因恚而死有弟

養于巨璠陸

因肖

所姓今為中官甚不慧不能記所家世華化末御史南
昌丁隆亦所接也嘗與中官往來於白屋夕因左遷而多
寢隆與所鄉人黃泰云余聞之泰云

唐宗間皆有官妓祇候仕宦者被所牽制徠官政雖正
人君子亦多惑焉豈勝國時愈妄恥矣我太祖甚章去
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雖遇赦終身弗敘今風遂絕
吳叔壻之西有天王寺、廊之南一神端坐長可八尺巾

美居士衣為深衣隆準大耳、有垂珠目深膚厚唇
而豐頰甚廣、頰甚高、頰類虬而不張、有深思穆、之容、
永樂初百戶閻俊來官于蘇、偶見其像伏地而哭、人問、
故乃曰、此我太祖皇帝之容也、俊侍左右者五年、諦
視甚熟、今鼎湖之駕已遠、故感泣耳、
遍傳吳中觀者如市、至今人每過之、即加瞻仰、以實為
此乃塑手之精、偶類天日之表、一、二而已、特人心思之至
遂形容之也

太宗一日謂通政陳宣曰、尚書盡寬是君子中之君子、甄容
是小人中小人、上雖知所為人不同、然各任其材、皆無

廢多後元宵觀經命大臣皆賦詩、奉有鈔幣上賞
宮志為一考進 上卻而不顧曰汝素不能也因與餅餌
茲杖以推之 上之知人至此

太宗晚年有易儲之意一日命太常寺丞表廷玉先相

仁宗曰後代人主往相

宣宗曰萬年天子自此國本固矣

太上在甯之日雪大作諸帳深冰又惟御幄之四圍微雨沾
洒而已甯覬其異以為生天神遂有車駕南還之意
此亦上天示異於賊虜歟

寫圖雜記卷第一

寓園雜記卷第二

長

洲王

銜

元

禹

宣中書不愛財

呂尚書通變

宣宗幸楊文貞公第

劉觀院判

金陵伊氏

羅侍郎

徐司馬

李祭酒忠諫

李祭酒荷枷

英國公聽講

金陳二先生

胡忠安公

通州給糧

吳文肅公卻金詩

尤先生

楊先生德量

五子代死

○陳太保厚德休休

陳御史嚴冷

嘉宗宣副宗為人溫雅恬澹初授中書舍人進禮部郎中仍掌制誥一日宣廟幸文淵閣喜甚以銀錢撒地令諸從官自取錢惟手疾者多得副宗候諸臣取畢徐拾一文上顧之曰此秀才不愛財耶因以重幣賜之

尚書呂震有通才掌禮兵刑三部事太宗將北征

沙漠命洗馬姚拱祭文姚書題作祭道實肅文上

進上大怒曰何舞文如此命置姚于獄俟旋師行

詭師行至榆水川宴駕仁宗登極命震治以獄

霍擡進曰本名旗轟媿 寫作寶轟係是字體差
訛索得某符上遂從而解之

宣德中駕幸少師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驚起朝
服而迎但見儀從塞屋香氣綢繡不知 上所在惟面此
而拜不已 上方倚東闌看月笑而咏曰士奇朕在此
所賜已克庭矣頃之屏去左右有所問人皆不得聞
遂起銜少時聞崑山衛靖中書言之

太醫院、判劉觀字士賓常侍 太宗左右大暑中

上方索一帶乃片腦合成者問公曰此帶何如即奏曰
片腦性寒傷腎惟有香耳 上遂命解去又

上晚得中風疾常服麝腦餅藥又問曰可服此否公
曰香藥如油入麪終不能出 上遂罷公之見信如此蓋
由潛邸之舊人也

金陵伊氏家豐裕人亦謹厚 仁宗在青宮屢取給于
其家伊氏絕口不與人言望極後即擢其子恒為營膳
所官 仁宗上仙張太后追思伊子遂進為尚寶少卿
本為尚寶官雖五品繁為近侍非勳舊之子不得居
也

宣德中吉水羅公汝欵剛直不屈為權貴所擠以工部侍
郎兼翰林修撰出使交趾回過吳中適大理卿熊縣巡

梅肆作威福大家巨族少被誣構隨至抄沒寬號之
耕上聞於天公見而不忍且與槩有鄉里之好因陰
隲為諭槩岸然不省為之益甚公至京謁見陳使
事畢具以槩事奏上上之甚切上覽之惻然曰多有
甚於此者即日召槩回以周文襄往代自以東南荐
安矣銜六歲時待先君可竹府君之側聞與密言公
事甚詳蓋有哉荷之立不幸早孤亦詳不復記
惟止記疏中有暫疎法網一言因書所大槩且聞雅
之使者一僕死于交王範一金人與僕身畧等用以
償公拒而不受以奉使得體又如此云

大司馬江陰徐公孟暉三考皆兵科初授兵部主事次進
員外郎中又進侍郎正統初以征雲南功為尚書一
生仕宦惟掌兵多亦奇也公有度量為吏時人奉財
者多不取或反出以資之後雖居八座清儉自卑常為
寒士卒于位子以公軍功襲蔭官至通政使致仕甚有

父風

翰林侍講李時勉進諫仁宗大怒命左右以金爪拉其脇拽
出下獄大學士楊士奇過于外躬因以燒酒灌之得不
死宣宗望柱石時勉入遂見即以手持臂而怒曰汝
何激惱先帝而致崩邪時勉曰臣言制中不宜屢進

嬪妃太子不可遠離膝下并諸太子云云上怒少解不久
釋以獄方仁宗上賓宣宗在南京得報甚危急令聞在
云亦有感也

正統間李時勉為祭酒多所造就六堂師生敬而愛之
私號曰古廬先生又擬以有滄海之量父母之心亦不
為也中官王振生辰諸大臣皆往賀先生獨不往振
銜之生以擅斫文廟前古木為不敬特置百斤枷命枷
先生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有一枷特重數斤為
先生設也金曰鑑年頗壯常荷此先生曰老夫筋骨
甚堅即以自荷諸生司馬詢等數百人上章伏闕願

代三日方得蕙稍遲皆死矣不半年懇求致仕振程以為
恨漸以恩禮焉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
五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詣園子監聽講上
命以三月三日往拉走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所攜
茶湯果餅之類甚豐祭酒李先生命諸生各講五經
各一章辭罷後酒饌亦款諸侯伯讓曰投教之地皆
就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飲甚歡太師屬意諸先生
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假命諸生散
鹿鳴以待賓至雍、拒管而散此所太平管也

金先生問陳先生繼少時皆從俞先生貞木游先生日錄
多書金陳二先生某日講某書某日作某文頗優待之嘗
謂王文誘公汝玉曰二生學問異相似查多名位也陳遠
矣故兩先生皆以白衣薦陳為翰林檢討不久而歸堂
丞禮部侍郎某福祿榮名甚甚欠俞之孫嗣嘗以日錄示余
忠安胡公浚宣宗初為禮部尚書官中屬有書冊必先命
予公或者不第必奏曰五掌天下大禮一不合宜道幾為世
王不敢奉詔上之為之中止公大節甚明惟於胡皇后之
廢孫皇后之立不能匡救多受莊田閹女之賜於心不能
無愧焉

通州在京城南四十餘里常積糧盈百萬石己巳變胡虜
南侵謀至云於先據此地諸大臣議將焚之倉庫適周文
襄公忱躬京陳禧叙公猛為憲段因誥以針文襄曰何
至此且檄示在京官軍旗校預給一歲之食令自往
支則糧歸京師又免軍運之費皆五十年計不形日通
州皆空虜至無所獲而去

吳文肅公訥為御史時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責黃金百兩
追送至夔府公不起封就題旨上還之詩曰蕭、行李
向東還要返前途眾險隘差有賊私并土物任他沉
在碧波間廣而不激

鄉先生尤與程字文度太宗授以祭酒奏曰臣無治又命為都憲
又奏曰臣奉材邊擢為貴州參議罷官歸吳有累先生命
之酒掃子執篳以問曰大人地怪何處掃起可見其家
厚之風也

楊先生謂為竹溪居京師隣家有失鷄者指其姓而罵家
人以告先生曰坊市中不獨我一家姓楊又一隣居甚隘
雨至必溢先生家出水甚受其汚濕之患家人讓告先生
解之曰晴乾日多雨落日少所涉量類此

大理鄉薛愷有法有學人稱為山西夫子王振性行不肯出
入門下坐以輕信僚屬故出死罪法當大恥將殺之有子五

人季漢代死因得免振敗後為大用

陳鑑字有戒為人忠恕有容正統初自外臺擢副都御史
久鎮陝西人民愛戴之時王文者撫察使公以庶舉
以自代於道僅以舉久之公與王相繼擢左都王擢左後
反躬位公上聞中之鎮王次皆往反躬擠公以躬遂以二
公皆在正制下使一年一代因言官現王每遇公即有忿
然不樂之色凡臺官之巡蘇者必私命以伺察公家人不
弟之所為凡可以害公者無所不至公一無所較景泰三年
又同進為太子太保四年公方以病在告王即以言迫脅
公欣然諾若五年王來蘇撫民公在病中不一時問更對

人詆誹不已獄者皆鄙王之無量六年公薨年已入閣凡公
之恩典皆被所損例贈太保止贈少保謚議文肅易以
僖敏人頗不平焉七年英宗沒紹王為權臣所陷遂致
極刑公人物修整鬚如點漆關中崇年罹旱自公至
往甘雨隨車人甚愛公稱爲黑胡爺景皇帝朝文臣
為公孤者幾三十人性公一人去刑奪莊竄多忠壽考
令終天壽善人漢可公也家所忠鯁左列廷想志左
西陸自官國傳

陳御史祚面目嚴冷雖家人亦不能為色宣統七年進大
學行講勸上曰勤聖學上大怒抄劄令家併捕其子

姪瑄等同下錦衣獄各不得見母三年備嘗苦楚宣宗
宴駕釋出祚乍見瑄等甚念憐惜久之偶都堂砥
佐奉訪祚命瑄等出拜但曰祚素不能陸以輩為祚累
至此惟此一言之而已遣瑄等歸不問其生理以少恩也

寓園雜記卷第三

長 州 五 錡 无 禹

劉文恭能忍

岳正草詔

郭望能雪中

陳御史提學

劉忠愍二子

紀守令

姻家劉公宗器遇多能忍為侍讀時嘗為繼室白氏移被斤
家垂食斤兄弟又多不遇繙修賴世隆輩皆勸慰之宗
器念斤妻歸因托疾扶以歸吳不久白死宗器後起為學士
吞酒者多以卒謚曰文恭子知繼室頌仕豈無自云

天順元年七月 日承天門突命 官岳正等詔之多自舒

推奸甚恨遂貶爾州

正統十四年冬襄伯劉望拱大同英宗駕在雲庭犬羊悔過送
駕直至城下望閉門不納英宗俯首曰朕與望有親何勿
朕如此望遣人奏曰臣奉朝庭命守城不敢擅棄終不出
見雲復奉駕而去天順元年上思斥多止奪望伯爵
命守甘州歷度之廣如此

陳先生選崇尚道學為綉衣提學甫歲慙以權義屈恥教
化先生讀書必自小學始生來居必學舍夜則秉燭命諸生
列坐為之講解燕間所疾苦生得師弟子思權獨與權
勢不肖少下都憲韓雍居父喪諸綉衣皆致奠送葬先

生但一徑吊而已後擢河南副憲諸生如失父母先生之名素
重人皆望為天官祭酒終委薦之者止進廣東右伯不久
為宦官所害天下惜之

劉忠愍公球老侍孀奏宦官王旅當權振命錦衣指揮馬
順夜殺公在獄中二子鉄誠號哭求屍止得一臂鉄誠痛公之
死于振之世不歸葬後請以進士為京官同擢官闕浙二
藩母夫人尚無恙兩地奉迎供奉極厚人爭羨之以天之
報忠也

余年五十有八歷郡守十有五人其間賢者記其大槩於此恐
公名銜字伯律南昌人蘇自永樂間久不治郡廷惠之

屢遣使督責無效宣法

年關老三楊公議曰君治獨係

控守與督責於後孰與慎擇程初公時為權郡郡中者
材則三公遂以上薦後請賜初便服以多詔可出郡守有
初始以此公既至惡察得民隱謂曰郡出不治病五賦
重民貧吏胥為奸耳

因焚香自祝奏減正賦七十二

茶餘石或動以禍福不致卒請所請決後奸吏豪民於人
郡遂大治初郡多水患公禱求以茶無不曲從自後遂無
墊汝他如薦賢養士恤孤慎刑推挫強梁皆以政也性
剛明見事必善不計本敗於卒皆底于茶生居量廓也
也初造茶者褒美宴勞之寵而以蘇人仰之終不遷其官

公志為之不倦焉 正統七年

月

日忽無疾卒於位民間

哀之 父老 醫思至今不衰 公名 滕 字

公 魯 人 先 知 武 昌 周

文 襄 薦 出 以 正 統 十 一 年 轉 至 為 人 清 儉 刻 苦 深 燭 民 隱

踐 前 政 之 弛 日 夜 修 緝 期 年 而 有 事 於 政 當 主 中 和 不

尚 刑 罰 既 久 七 邑 之 民 幾 於 化 矣 景 泰 三 年 解 任 旋 以

擢 為 江 西 左 方 伯 相 公 名 貢 字 培 州 人 先 為 御 史 景 泰 五 年

孫 蘇 時 郡 中 大 飢 死 者 相 枕 郡 邑 皆 沉 官 巡 撫 鄒 來 學

號 令 煩 碎 民 被 虐 辱 所 控 祈 賴 公 獨 任 以 責 殫 力 極

飭 奏 免 災 賑 萬 千 萬 石 開 倉 賑 貸 活 民 如 荼 湯 去 父 老

追 送 號 泣 卒 後 守 臣 不 賦 蘇 出 任 于 郭 考 吳 劉 蔞 池 諸 公

金華公以為代天順元年乃自貴州巡撫受勅來蘇首立

惠民倉實粟以備凶歉決散醴吏為徒等語人好讎政

赫修素號清嚴疾惡之心尤勝先有土豪藉藉兵官為

緒宗為先宰求私覬公捕斥人置獄擿斥賊殺等十餘

事於論心法翁為救解巡撫崔恭時出公移併中餉計不

密反為所搆三年躬迺遣兵官逮公及妻至錦衣獄置對

公不勝困苦遊証伏初歸田里天下寃之媿公名堂字 寧波人

天順四年以憂起自家抵官公忠廉法簡敏頃重民雍睦

有治君子也性素不能逢迎為當道所嫉同時有林鶴知

楚江巡按劉放謂所私理煩以吏贖育民對易之移公維

嘉隆詞人頗惜字去五年嘉穀至即以凡什器惟帳之屬一
無所取先醴酒一缸以為蘇物我守舍此留侯林公為用送此
塞路民有歌謡為林公名鵲字一鵲台州人勳由禮法色
于衛身雅好文學以儒飾吏未嘗為上司一屈膝焉對晉
吏小民言必涉段史以威儀多善者先收吏程弘言之惟
程吳全崔之獄頗為不平八年渡以劉薦持憲節江右
臨川有書為卷後至少司寇年飛公名省字克寬瓊
州人公以遠人舉進士高科為名御史治宦者王振黨獄
有陰泣累舉都憲為忌者即止擢知台天順年坐以舊
被河東失察福州守以罪竊福建絲冬憲宗即位起知蘇

公素有志人之心通愛之寸濟以學術所至者譽乙酉郡中
大飢斗米錢百三十文且無所于糴公賑恤明貸甚勤民賴
以生流人之在境者亦不失所然而公常不空甯室多撥荒
政之善無如此止刑名錢穀上供送迎調設詰具繁夥
素號難辦處之綽然聲稱藉甚丞弼大臣所寓書者
賀二年知州交薦躬逢重難去止助勅擢參浙藩仍知
府事蓋特恩也後於月遂進都堂就接南畿五年以病
暴疏乞歸得允所疏等情吳下勳公名與字希台夔
州人亦以御史拙蘇省聲譽化四年擢知府事莅政一
道刑公多所改作故不勞而治多所持平守正確守不拔

非蘇主操持終不渝尤人所難八年以憂去劉公名瑞字汝
器保令人前守立霖罷去天部性遜臺官有重望於代
之公生世以年化十一年至蘇周覽度終去其大甚憐愷然
絳而已中丞年侍巡撫大作威福頗不以禮遇公、亦多愠年
賊公反憐之人稱長其賦性簡重在位九年如一日丁未出師
留為晉藩參政賀公名霖字時望都陽人弘治元年以御
史列郡蘇民望而公以爲仁人君子鼓舞相慶公誓身瘞
凡舊政之墮者更其不及此悉痛整齊、其時刻少休勞瘁
致疾雖生告瘳殆強起履各疾愈甚未期年而卒蘇民哭
之罷市長洲為蘇望縣令長不由以擢則由以貶而敗也

恒多豈風至使之然耶此等善如宋王公元之余得見於余
公一人而已公名望字貢之其初人為進士居京師僅厚溫
雅人稱爲余君子其化五年抵任奉吏以儒士頗易之作
奸如故公以理教戒卒以居半因於加懲艾即皆改以爲縣
民素多評公不設鈎距一以公議裁決畧去權巧間行此
謂公不可欺亦不可犯移引去或有強懷自慙于理步則
往、詣府司已上官、輒論之曰汝自有質全不須至教也
吾人竟自解散好月間吏民帖伏前令玩安樸歛民多
遁云聞公之政漸次歸漢如徭役丁夫之類累年爲下人
所賣率皆類例因置手籍強視好得平縣多富人餌

縣官公晏不勝藉色至罰之不少貸因以歛然郡中權豪
極希請託甚重日公一切謝絕曰吾寧不作官決不能受
至使令也縣當惡衝而繁華甲天下達官貴使至此
旁午紛雜舊例必設宴迎勞公皆罷去魚肉一飯飲然
而別所子弟隨侍其刻飾防範甚嚴不得輒至中門一
日見几上有紙畫婦幅蓋其子媿之於吳縣界中其悉取
楚之終不留也友人洪氏在縣年五年性傲然供公之裳服擇
行之聲時聞程公種田案吏卒皆不得至而化于家也
如此十年公與吳令雍泰同徵皆為御史雍留此臺公補南
臺或言公為所擠公袒如也公今為陝西按察副使吳民

思之不已尸而祝之尚在他日也

寓園雜記卷第三

寓園雜記卷第四

長

洲 王 錡 元 禹

○祝大參活人

巡撫得體

華都憲焚券

龍尹開河

○原博謹室

武功天文

相者

吃肉和尚坐化

李中書不奉詔

彭公巡撫

獄中畜貓

吳元博友義

物症相術

湯侍郎天文

卜士沈景陽

王先生

張宗茂屍解

張學士

貞復

參政祝公惟濤在晉藩時汾州妖人以天順年五月晉作

亂自稱天王僭年號曰天福時公分部沔地聞之即戎服

馳往賊已就擒凡十六人指同謀者甚衆皆所素讎同

官以逆黨移悉置極刑公曰彼人同謀何不齊舉而遽

殺若是且脇從罔治况舉援者乎遂奏釋之得活千有

餘人嘗與使女同狹嶽縣囚七人已伏質者五人二人每次

甯遂嗟歎公急止問之因曰私罪不當死若枉惡刑

而誣伏今見公仁慈故敢對哀求釋也公語使女曰舉誤

殺二人矣宜為別白使毋不從公補疾以緩之使毋問病公
曰某以無罪死故為腹心之痛耳使毋悟因而兩因得
出公之性獄如此若治政化之美不可兼舉華化丙戌
公遊愬車之德辨以契家子問得參侍後寧問公居官
之要公曰吾為給事居刑科凡奏獄皆屬為駁正必使
平反乃止雖職多糾劾惟責人以大義未嘗以惟循陰
私污辱士友在官舉三十年不忘答人至死亦不以喜
怒加賞罰性以而已錡再拜曰仁人吾知之也佩服以
退後公享有多福壽考令終今知公明為吳中鉅儒非公
積德之報歟

中書舍人李應禎剛而不屈長于古文不獨孔書也華化間詔
應禎寫佛典若干卷公曰孔氏五經在而所書若此非至務也
因被罰終不奉詔由此直趨浦野今應官為上賓司卿矣

王彖宰怒為巡撫時鞏牟係之頃苛復周文襄之舊政民
皆樂業惟與宦寺推毒為敵如水火之不相容每御府
縣小官少所熟罰嘗曰此輩去以鞏牟無益於百姓黃迎
送耳 其得大吏之體

楊建彭公詔以都憲巡南畿不及一年未巡者不逾三度而吳
民思之久不私忘善由公度量寬厚不肯更張所為皆令人
心焉耳 公嘗著本躬名五傳讀三十餘人尤見其學行高

去云

無錫甚顯以郡堂致仕回顯至一室見形人縞于內令出而問之
皆隣人也又問曰汝若何自如此告曰為負息錢某曰有是耶
命出飲之酒急召子弟不息簿典券契子弟少難之公曰
吾將自閔以施于官遂持至悉取火于終人之前曰多財諸
君幸忘性煩倍經鄉里自今更無索矣諸人其敬而散

陸景聖昭心多惻隱為刑官三十年拍入獄見重囚皆三木仰
卧于床不粘猪勃被鼠夜啣泣血浴、甚憫之遂買好
猫散置獄中鼠患頓息囚多感泣自此獄中畜猫矣
嘉定吳淞大江淤塞百年民受其患吉於龍晉、御史左遷

為尹曰子有甚于此乎即日親灌之而名父老熟編方畧且
多為沒施殆月疏道又開支河五百餘處利及旁郡民號曰沛
支河有河支掘得一石碑長尺餘上有刻曰得一龍江水道
則龍之開河亦有此也林藉為蘇守窮性許可書生考後
曰吳壯水利功績不彰躬運旌旆孤擢守徽州又昭常州
吳狀元原博與賀解元同解元榮會試久不第居
康師忽染癘疾已危為館人而迫原恻迎致私邸湯藥
膳羞床褥燥濕必躬視甚適原立不久原榮卒原恻製
棺余以斂費僅已出又為之服也制為幕以停其柩而為
至必親答拜早著出入必揖之復斂其遺物封藏甚密

致生喪同歸吳中又有自耕者與原博同游郡膠為先輩
常樂會孫家貧不私歸詠泊海和氏弟怒之立蘇其
負官錢甚多巡撫年例徵耕以來涉鯨波冒瘴癘
妻子不私送間閱如千里來即被函圖禬三年衣食
不給原博適還家聞斥多遂懇于官候生筭楚乃括
囊中得白金若干復苦疏文券好善其又得若干代耕償
納如數因以得釋耕種元博泣謝復往海南原博又資之
以行原博於友義如此

吳原博為士子時文名已著遠人願仕甚見推重或求識面
率多迴避偶有所親以多求白為官原博以過言却之

所親後怒則曰譬豕不做生員亦已矣終不一往原情宥素
豐祿父免死以犒馬代勞原情屬求免處學舍築二十年去
家頗遠迎送往終日徒步羣布備然惟一童子背筆
札以健汲及第乃後官歸亦居驢巷馬

表初在先生進士在太宗藩邸屬相有驗望極授以太常
丞太宗一日出床元洪帝交命相表見太祖太宗曰英武之
主自太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
皆是安綿羊肉郎主見順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太宗
大宴皇賜之豈順帝果合嘗太師之苗裔歟

天順五年七月十三日余與劉宗序同謁武功徐先生日巳午

尚未與攝生方出即問曰二子曾見夜來天象否對二人
對妻所見先生徐曰空官之禍作矣我被曹吉祥所害
至此所禍殆甚於我也對二人唯唯而退是月吉祥之姪
欽累反誅連吉祥焉

潘善字曰方天文地理災異占候之術由欽天監小官丞侍郎與曹欽
往來甚密天順四年七月偶至太常少卿家修尚義家凌
居人問曰近日天象如何潘曰來年當謀血京師但不傷社
稷凌然記之五年七月十三日欽果反都堪巷戰殺人甚多
不日平定潘亦以與謀被誅全家責戍廣西至今子孫
移習所業知禍而不肯避亦笑也

劉象謙進士卷病于家余時未冠以密友往錫有江陰
王生誼顏生瑄肄業其所瑄年少而聰慧誼務長
而質朴欽謙頗愛瑄而疎誼道有相者至因命二
生出相云二字皆名進士但瑄得進耳 欽謙不以為
雅系與相卦同出私抄之告曰兩生心術皆不端恐非遠
大之器後五六年讀中第除黃門為河南僉事罷歸
後如年 瑄方第為地官主事以年皆少法譽相以
果驗

長洲沈景暘卜易甚驗宣洩初驛亟至京命程午
門上布卦乃問英國公征南之事景暘得占遂曰

大勝之飛日正午常得捷音俟其時果有龍騎至報
生擒黎王粵清其國一刻不違遂賜鈔幣遣還故
里

余嘗寓承天寺見一僧棲于殿簷之下冬夏惟一裘
鬚髮不剃亦不長或如日不食、或如影斤問其姓則
曰趙頤陀問其來曰終南山終日不發一言與之食者拳手以
謝卒化十五年十一月初百死于縣橋側民家高氏之戶也後
有人見其在杭州乃化之日也

王先生洪以總角守第太宗甚喜命權部與川三加之禮畢
赴瓊林宴入官翰林与王直王英齊名稱三王後省忌

之者出為刑部主事人皆惜之平生詩文甚多惟不孤俯仰於人故終不顯云

玄妙觀道士張宗茂自幼侍師學雷法之法祈禱必應或曰亦端溪舉為道紀非其所好常託病不親事

年六月朔凡親故同袍之象皆往在寺手拍一方為別人皆怪之其後日夜侍所倒至日禁食獨坐命危而茶茶則已化矣三日而殮暑毒氣息真死解也

張士傑學士作文不險怪不涉淺美以雲流水終日形篇凡求師之送以慶賀皆其所作頗獲潤筆之資或冗中為求其所通郵不舊作易其名以應酬者陰那守步人求士

謹文為贈後以月復有人求文送別駕即以守文周易為
之亦忘其因州也二人相見各出所作文大發一笑

正統間陸登昭嘗以崑山沈魯本學所撰貞徑美干章示
余、年少性嗜楷擬却而不視後思一見不可得矣今
不知此楷尚在否亦有可取否姑記之以訪其家

寓園雜記卷第四

寓圃雜記卷第五

王止仲

剪燬新結

施先生

都元敬乞米詩

進士勿補

四十歲監生

寢法

刑具

長

洲王錡元禹

沈遜理緒鞋詩

周伯器

祝希哲作文

形麗文見訪

監生五途

義官多澗

鼓吹

髮裙

吳中近事之卷

蘇學之卷

先溯祖父母李氏乃著澤趙氏之甥嘗云其父祖澤氏
富而權傾聘王行止仲為西賓李養善不至令厨人每
食必具一單詣先生求判方敢進食川雅喜啖蛙雖
隆冬非蛙不合澤氏以蟹物不忍命茲日一進川曰蟹也
不設可以去矣遂川以友觀之曰賓至主忘未有之美
何忍遽然邪川曰寧弘齋久居此于又問曰今則何之
川曰往金陵耳時太祖造邦法制嚴峻友復堅阻之
行大禱曰虎穴中好歇息逃還至京久善於此偶舍
于藍都督府之傍蓋有家人子肄業于川每歸必教

所學課以觀重加稱賞一日名可見川以為奇遇所談皆
翰墨喜一經及文業蔭曰先生文武才也何見之晚也因從置
府中以師事之京久望以謀友見執或勸行曰可日矣川
曰無難焉苟免亦被執刑官去以入考罪命刑供狀曰曰
川本一介書生蒙大將軍程遇甚厚今將舉身焉敢不
從遂以同謀被誅亦迂士也祖母有瘡好卷清以題志懼黨
綱之禍以川字中增三點作衍字遂失所生今亦不存矣
崑山沈愚字通理為人風流醜藉與從父玉淵先生為侍極
多交每至余家必騰飯如日而去其時皆淳熙微婉集
府程高有吳宮詞話篇往一贈矣人口又有續文卷四

卷蓋做辨致光之作留于余者數年後被斥果索遂
遂之今皆忘矣止記滂鞋一詩曰華日深閨綉得車着
本使賞可人情一夢暖出凌波小兩瓣秋蓬落地輕
陌路青素有情西廂待月夜無聲吾亦又濕蒼苔
露晒向窓前趁晚晴通理乃宣法間金陵才子中一人
也

剪燈新話固非可借之書也非瞿宗吉所作庶矣楊先生
阻雪于錢塘西湖之富氏不兩宵而成富乃文忠之後也
後宗吉偶得其所竄入三篇遂終竊其名以周伯器
多矣得之審其

嘉禾周先生鼎字伯器庚子歲留余家三月時年八十精神
不衰作詩文三十餘篇追錄舊文四卷細書楷正少年尚能
及秘賦則談國初忠義有所不載考壘。忘倦尤喜談
兵蓋正統間曾作尚書漢平福達与有謀績故喜為
人言正後在家手抄兩漢書就校正誤余聞之疑其非
老其多果平西漢如日而卒乃已已率也先生平昔作
文不起草頃刻千言屬出奔收頗以文自負今吳中諸
公評以所作謂詩過于文云

伯器見楊石德蘇談

施煥伯先生文顯德而體厚清瘦挺立士大夫相見皆稱
先生而不字自少惜極經書以易教授吳中及遠方子

弟之集其門者常有如十人策却費見貧者或反次貧
之所造就甚多且有恩焉嘗因友人之葬士子送其寒
殮校官之笑曰旋先生門人侈於庠序矣年五十餘始
得許州別駕非其志也

希哲作文雜處衆賓之間譁笑譁辯飲射博奕未嘗少
異操觚而求於外者之屬常尚不見其有沉思默搆之
態連揮旅篇書必異體文亦豐綽精潔隱顯抑揚變
化樞機神鬼莫測而卒皆歸於正道其為出古人也
自著有委衣浮揚心影異材小纂南游錄等書其伯
錄卷所言而援引於五經孔氏所喜於左氏莊生班馬如

子而已下視歐曾洪公茂然也余聞評之曰秦漢之文滄海
多理自謂頗富希哲方二十九輩他日庸可量乎

元敷自幼讀書講解必至究竟好与老儒先生游累試
不就泊也也作文与杨君强祝希哲齊名年婚三十以紀
志誌書積稿已至數十卷或聞夕閑古今之奇怪必汲汲
汲汲以地求于人得之詳乃歸不得則如日忘返在好古
至此最喜濟人之急尤愛食蜜一所有報完、則解衣為
贖故屬宜為一舉除夕絕糧作待寄投人未竟民曰寧
云苦矣空蕭然牢落生涯只舊種君肯太倉家一斗
免教人笑竈多烟克民儲錢千文為薪第之用遂卒

贈之亦好義之士也

麓文儒家子氣象渾然不露圭角多涉忽濛濛之氣接家
貧不戚冬不懼夏不病皆性涵養中來庚戌四月之望不
告家人賈每徑造寓園為留旬日所家驚訝尋訪出
後得朱克民知而告之乃空園之南有古屋好問畧其
人於麓文必欵要其中一榻蒲絺起卧自如所謂靜雖
老衲有所不達也將別以所作見示余漫評之曰文似南
豐而簡詩似郊島而和犯少則數而精也克民間之
以為頗當今儀部楊君尤重其人云

往率進士除京職終身貴顯為省司考終作下僚燕青不

能保其位替近來多任州守縣令有守坊三年即擢京官
故亦補其皆克盡心且知庶民甚為良法此即古之綱
信也

舊制監生亦有二途歲貢鄉貢是也後增軍生貢又
增上馬納粟近增大吏勳戚子孫乞恩共為五途自此
選期愈遠任該愈塞矣

宣統中胡忠憲公漢奏取四十年廩生入監依次出身以
即窮文忠一舉三十年推恩之遺意也忠憲先與王守
正同學公官已至大宗伯守正貢期尚未為忠安固以此
法不私私于一人故通川天下及守正亦至移官至了

今南京家宰王公俱在也

近年補官之價甚廉不令其成納非四兩即得冠帶稱
義官且任差遣因緣為奸利故皂隸奴僕乞丐妻
賴之徒皆輕資微貨以納凡僧於豪橫之戶皆以所
為長洲一縣自奉化十七年奉弘治改元納者集三百
人可謂濫矣

國家儲積多倚東南惟蘇為最永樂洪熙間徵斂制下
多侵剋官得所十之四五而已宣統七年上命周文襄公奉
巡首迓父老謙求利害創立調收之法悉曲詳盡自此利
無歸於上又得况公為守念茲賦太重奏減正額三分七色

計減七十二系。錄石人稱公有再造之恩。二公既去。後人恒守
其法。務有變。史遂為民病。故朝廷每遣巡檢及守土之
臣。必降璽書申戒。使毋輕改焉。弘治三年。官有喜。交法
於不加深恩。遽革。調收易以新制。糧膏得為奸利。每石擅
增。喜名之。耗三斗。老入私家。自茲利權復移。於下以
今。糧膏所增之數。參計正。與况公所減。其相業。是乃
復微舊額也。七十二系石之。美官不滑。取民不得免。使二
公之良法。大壞。甚可嘆也。

鼓吹古之軍容。漢唐之世。非功亞之。不給之。或不當使。必
謙之。近來亭。富子弟。悉使奴僕。習其辭。額出入。則

嘉慶喧天雖曰舍罰有夕亦往、借人吹擊何堪借止
挾棍之刑惟錦衣衛則有六段而不作景泰二年巡按御
史趙縉公行賄賂藉以籍制人口匠作而不縉之制縉
自教為縉終以貪酷去官流毒不已遂為常刑三十
年前官司杖人惟用荆棍或加皮鞭故罪人易受後移用
竹篦一篦之重不過三四兩自華化十九年一巡官忽有翻
黃之制重過二斤、用以側斫名之曰砍坡獄中之人罪無輕
重但受砍比多死、至今此司往、效之刑具之重至此、
縵裙之制以馬尾織成繫于襯衣之內體肥者一縵瘦削
者或二三使衣之張嚴者一傘以相誇耀、終繫以步

惟粗做官員暴富子弟而已士女甚鄙之近服妖也

吳中素號繁華自張氏之擾天兵而臨雖不被屠戮
人民遷徙實三都成遠方者相繼至營籍亦隸茲坊邑
里蕭然生計鮮蒞過者增歲正統天順間余嘗入埭咸
謂移復所舊於未嘗也迨奉化間余恒三四年一入則
見所迥異異境以至於今愈益繁華間簪輻輳前瓦
甍鱗埤隅濠股亭館布列畧忘際地輿馬屎蓋臺觴
粟盒交馳程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載妓
之舟魚貫推流波朱閣之間絲竹謳舞占市都相雜兒
上供錦綺文具苞果珍羞奇異之物寧有所增美刻

絲累漉之屬自浙宋以來所藝久瘥今皆精妙人性
益巧而物產益多至於人材輩出尤為冠絕作者專
尚古文書必篆隸駸、兩漢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以
固氣運使能實由朝廷休養生息之息也人生見此亦可
幸矣

吾蘇學宮制度宏壯居天下第一人材輩出卓犖群首
近來尤尚古文非他郡可及自范文正公建學將五百
年以氣愈壯豈文正相地之術得在妙歟